



■ 煮海菑浪

解析《笔外意象》“回家”

■ 张浩文

梅国云先生“笔外意象”系列中的“回家”，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佳作。它用形象直观的方式，把中国人对家的向往表现得淋漓尽致，特别在每年春节将临、亿万人民正在归家途中奔波的时候，看到这样直刺人心的作品，不禁让我们感慨万千，泪流满面！

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心理特征的准确把握。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生活中，没有哪件事能比一年一度亿万人顶风冒雪、长途跋涉、艰难曲折、不顾一切地奔向家园的大迁徙更震撼、更悲壮、更激动人心了。这让人想起非洲草原上浩浩荡荡的角马大迁徙，同样是一年一度，同样是不顾一切。不同的是，动物是无意识的，它们的行为受生命节律的操控，而人有意志，他们的行为受心理意识的支配。

那么，中国人“回家”的心理动机是什么？表面上看，无非是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回家是为了跟亲人团聚，热热闹闹过大年。可是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宏阔一点，就会发现，这种每逢节日万众归家的现象，在西方社会并不普遍，它只存在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内，包括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，当然中国最盛。也就是说，这种行为不是普遍现象，只是特定文化制约下的特殊现象。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决定了我们的心理动因，驱使我们像角马迁徙一样不顾生死地奔赴家园？对一般人而言，他们不会去思考这样的深层问题，可是对艺术家，像梅国云，他必须追问这个，否则，他的艺术作品就会肤浅，就不能用最简捷的直观形式打动人（“笔外意象”追求的是用高度简捷凝练的构图来逼近事物真相）。

“回家”其实表达的是中国文化的“根性”，这是家庭团圆背后的深层原因。“家”是一个会意字，上面的“宀”是建筑物，下面的“豕”是猪，两个部首合起来描绘的是一个祭祀仪式：在房屋里供奉祭品。这是祭祖！“家”是供奉祖先的地方，回家就是回到祖宗身边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性：家族中心（至上）原则。中国的社会构造是由家庭到家族到宗族再到国家，家族宗族是社会的支柱，而个人只有融进这才有归属感，才能得到庇护和尊严。因此，回家是把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家族宗族成员收拢在一起，显示家族的兴旺发达，光宗耀祖。同时，各个家族成员在团聚当中获得彼此信任，彼此加持，也就从家族中获得了能量，获得了护佑。

更重要的是祭祖。前面说过，“家”的原始意义就是祭祖的场所和祭祖活动。节日祭祖，特别是过年祭祖，是家族团聚时最隆重最重要的大事。为什么要祭祖？因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与西方人不一样。西方人信仰一神教，无论基督还是真主，是全民的神，与家庭无关。而中国人是祖宗崇拜，相信逝去的祖宗并未远离自己，能保佑或惩罚自己，因此他们无论离家多远，都要千方百计赶回家乡，回到祖先的埋骨之地，祭拜祖宗，祈求他们的赐福和护佑。

正因为这样，中国人才回家。当然，家族至上的传统文化诞生于农耕社会，在今天的现代化浪潮中有逐渐式微的趋势，但是，一种文明经过数千年的演进，其中沉淀的文化因子坚固而坚韧，要想彻底改变这种传统，绝非易事，甚至绝不可能。只要是中国人，哪怕我们完全实现现代化了，追怀故乡返回家园的乡愁永远都不会消散。

屈原当年说过：“鸟飞反故乡，狐死必首丘。”屈原那个时代是这样，二千多年后的我们依然是这样，家好像是独立于时光之外，凝固在中国人的心头。

这个时候面对梅国云的“回家”，我们怎能不心潮澎湃？他把一种永恒的情感定格化了，让我们的内心世界有了温暖的寄托。

■ 王卓森

年，今天与一千年前没有区别，它早已经不是一个时间概念，而是一个大事件，这个大事件放大了每个人的情绪。古人怎么过年，当然在想象里。从宋人的文字和画轴中，看得出虽然那时国防有些压力，但也还是承平日久，商业茂盛，文化娱乐活泼，群众的幸福指数不算低，过年应该是有钱人张灯结彩，布衣百姓自得安怡，天下皆是一个世俗的年。我想，中国人过年，一千年的心情大概是差不多的。

时间翻转，今夕的年又要到了。有几件闲事我必须记一笔。一是栋哥古道热肠，唤上我们几个朋友到他家提前吃了一餐年夜饭，他照例亲自下厨，鲍鱼鸽子汤，富贵虾，野生海螺，猪脖子肉，好酒好菜加瞎聊。栋哥不怎么动箸，只是笑着看着我们吃喝，不时说一些做菜和做人的话。在他那张考究的欧式餐桌边，有一瓶半人高的药酒，酱红色，高度数，不知这是不是栋哥的过年酒。因为是临年了，这顿饭让我们突然觉得嘴里掺了几腥古老的文化。二是不久前认识了一个新朋友，他气色红润，表情平稳，常年卖些古董和旧物，主要是银元，在喝咖啡时他老拿出几枚银元放在桌上把玩，叙说银元的逃走来路，不晓其中有没有附会，印象最深的是枚光绪银元，他拿着个放大镜在上面照来照去，说值一百多万，害得我一时只是眼观不敢手摸。鸡年眼看就到了，这位朋友的光绪银元依然还没有出手，光绪银元不过过年无所谓，关键是他是要过年的，但也不见得他有什么慌张感，依然每天在咖啡厅里出没和谈笑风生。也是，天既然从来

红糖年糕

■ 段义义

当温润的海风消散了一岁烟云，眷恋之心便迅猛入驻了琼岛故园。喜闻那金鸡报春，乐观那爆竹花开，咬一口红糖年糕，海南人即咬住了美好的新年。

年前的晨光含着花草香，犹如孩童般欢愉，莅临了祖母已守望多年的老石磨。从前操纵磨把的祖母，而今换成了劳作的母亲，她只能坐在旁边，按照她的节奏向磨孔中投放一定量的大米，似乎也投放了老人家的朴实心愿和流逝的光阴。大米是放在水缸里浸泡了一天一夜的糯米和籼米，一般采取八斤和六斤的比例搭配，方是制作一个特大年糕的最佳选择。母亲匀速地推着，祖母慈祥地伴着，一幅温馨的乡情和亲情画面便定格在了审美的影象里，成为悠远而深沉的记忆。在石磨的规律旋转声中，白花花的湿米粉顺滑而出，跌撒于预设的容器内似落英缤纷，舞动着丰收的歌唱；又像游子出远门时母亲回头默默溢出的眼泪，使得你我还未离开，便思念起故乡来。

母亲取来土法制作的红糖条，说是这种糖的味道更加纯正，将其煮水逐渐化成了“糖清”。枣红色的糖清，可以观照出过年时甜蜜且灿烂的笑容，与压干水分后的细软米粉反复搅拌和揉搓，使之充分融合，仿佛完美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姻缘。架起扁形竹筐蒸笼，采用新鲜的嫩绿芭蕉叶衬垫垫底，好让天然的植物香直接渗入粉内，添了叶香的米香很微妙，味道更能增加诱惑力。然后，抹一层食油，以防易粘。连接带抚，填充和铺平了整个竹筐，像母亲铺平了儿女年少时的被褥，满满的温暖丰盈了前行的旅途。搁于十八寸大锅里，至少隔水蒸上两个小时才能熟透。偶见母亲用筷子插入米粉后迅速抽出，假如没有沾上粉浆，便可大功告成。母亲说，海南人一定要在大年三十之前做出这样的红糖年糕，有的通宵达旦地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，中间需要不断地添水和加火。等到除夕时，全家人再各自按量所需，共同分享，这便是琼地人特殊的“开年”之一。

蒸熟的红糖年糕，呈现一块硕大的圆盘，虽似屠夫专用的巨型砧板，但其表面光滑诱人，仿佛可以映现最美的自己。忍不住轻抚，被微微弹回的手指触触及了当年一场猝不及防的爱情。试欲品尝，却无从下口。母亲慈爱地笑着，像变魔术般拿来一根红丝线，两头缠手，模仿木工师傅拉起锯条来，不一会儿便将整个大年糕分成几份，且线直量均，似是给予我们每个兄弟姐妹平衡的爱，此时不禁为母亲的手艺深情地点个赞。年糕粘性大，开始以为刀切方便，然而适得其反，还是线“割”更方便，真可谓高手在民间。

刚出笼的红糖年糕，不仅挑逗你的视觉，而且热软香甜，不断犒劳奢侈的舌尖，牢牢抓住你的胃也就顺理成章。生活渐次阳光，煎、炸、炒和煮的红糖年糕逐渐抢滩了年宴贵宾席。母亲将放凉的年糕切片煎软后，刷上一层薄薄的捣匀的鸡蛋液，而后再煎。随着滋滋的油声，金黄色迅速外现，仿佛拥有金玉满堂，步入金光大道，人们久远的期盼也不过如此。半脆半糯的红糖年糕，原香流转，韵味悠长，倘若配上一壶绝色佳茗或是一份海南斋菜煲，一家人围坐畅谈，足以伺候和祝福整个新春。

被海南人称作甜耙、筐耙的红糖年糕，成为迎新的重要寄托，只因那是家乡质朴的真滋味，渗着故土的情，透着故乡的愿。乡人常说，日子坏好，都吃年糕。吃了，好日子更加甜蜜，坏日子除魔驱鬼。而今，其花样也日益翻新，加了椰汁、橙汁，添了红枣、腊味或花茶，红糖年糕无不显露出美好生活的不断激进。

慢嚼细品，一份红糖年糕，鸿运当头，步步高，年年高。

年语

裸呈出来，一览无余，落叶在寒风中飘飞，整座城市进入了一种旷然的安静，好像被人按下了静音键。远处城郊传来依稀的鞭炮声，声声入耳，让我生出一种无力感，突然发觉年客居在乡村里，我成了年的一个局外人。

村庄的年，色彩透明而跳跃，不像深藏在城里日久的念头。

冬日的云朵往下俯瞰，我的没有一线二线三线之分的村庄，黑瓦屋落错摆放，就像是一块块臭豆腐，而那些平顶房，便就是白豆腐了。这时的村庄四周的野菠萝丛上，突然多出一片片五颜六色的方形颜色，阳光尚好，大地安详，这些颜色是一种仪式的开始——快过年了，村妇们纷纷从家里走出来，把闷了一年的被单漂洗干净，趁着太阳出来翻晒，这些被单从野菠萝丛上收回来后，满床弥漫着淡淡的阳光气息和野菠萝的青涩味道，飘进农家人的年里。除夕夜里，孩子们窝在柔软干净的被子里等年，仿佛是在等着一个童话的降临。

小时候，如果有一天发现村庄外边的野菠萝丛上突然晒出了很多被单，看到村妇们穿梭在村路上，七嘴八舌地说着各家的长短，我们就知道年快来到了。倘若天气不好，天老是阴着一张脸不放晴，或者牛毛雨连日下着，那么，村妇们就表情夸张地骂开了：这天杀的是成心不让人过年啦，被褥都熬得要长出蘑菇了！村妇



《过年》(油画) 高飞 作

家人的声音

■ 钱永广

就要过年了，年味也越来越浓，晚上我和妻子吃过晚饭，相约一起出去散步。当我们路过郊区一家建筑工地时，我们发现有一个男人守在窝棚里，很显然，他在看护着工地。

这个时候，人们都忙着回家等着过年了，相信谁也不会来偷建筑工地上的东西。我们路过那个窝棚时，我突然被窝棚里响起的有节奏的音乐所吸引。那音乐让我的精神为之一振，可是过了没多久，那音乐突然停止，又过了一会，窝棚里再次传出嘈杂的声音。

我原本就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。我和妻子立刻放慢脚步，细细去听，原来是几个人在漫无边际地说着话。没多久，窝棚里再次传出音乐，杂音也跟着消失。

我愣住了，走进窝棚，问那个男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男人笑笑说，这是他去年在家过年时用手机录的音，说话的几个人是他的家人。

“录一点音乐听听不是更好，怎么录上一些杂音呢？”我问。

“这叫杂音？这是去年我家过年时的声音。就要过年了，闲下来我听听去年全家过年的声音，可以让我不再觉得孤单。”见我听不懂，男人似乎有点恼我。

男人在说话时，他的手机播放器里又突然传出了一个女孩的声音。这个女孩，正说着感谢爸爸妈妈给了压岁钱的话。

“是你的女儿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，她已经上三年级了，寒假在班上考试，她考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。”男人自豪地说。

男人刚说完，他手机播放器里又传出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听声音，这个女人好像正在厨房里忙着，

们焦虑的心情，让日渐逼近的年无端地点出火来，我们小孩子贪玩，一身脏泥回家，准是被她们一枝小棍子伺候一番，哭叫声此起彼伏，似乎是阴雨天的一道配音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临年的天空还是晴暖的多，人们相遇在村路上，或一起劳作在田地里，都不由地喜孜孜地说一些有关年的谈话，互相应答最多的话题是庄稼和年成，这类似于我们机关里的年底工作总结，不同的是农人的工作总结简短朴素，三言两语，随性写在田间地头。年关将至，晴好的暮冬时光里，紧随其后的春天也要莅临了。乡村田野的音乐家是一些不谙音乐理论的羽色各异的鸟儿，它们蹲在村庄的榕树浓荫里，或倒挂在灌木林中的枝条上，用永远不会有差错的节拍和音准唱着自然界的歌，没有假唱，只有同类愉快的和声。鸟儿们不知道人间的年是要到了，扫屋的鞭炮声稀稀落落传来，也没有惊吓到它们的肉喉。无疑，它们清脆委婉的歌声是乡村年最好的祝福。

年前，一些在异乡谋生的干净人，一些满脸兴奋的外务工者，一些蹿远门的读书郎，陆陆续续被村庄收拢回来了，他们在村庄的各处徜徉时遇上了，互相握手或递烟后，会站着寒暄一阵，无论一年的境况如何，都会含糊其词，不需认真，哪怕是宦海大官或峨帽博士，见了着也要慈目低眉的，声高气盛总是与身后那片朗廓平淡的乡野不协调。往往这时，村委会绑在苦楝树上的大喇叭就粗狂地叫起来了：

“各家各户，村东头大榕树下，杀年猪啦，买肉的赶紧去，买肉的赶紧去……”

诗路花语



《木麻黄的记忆》(油画) 海田 作

木麻黄的记忆(节选)

■ 婉约

风欢喜，
疏剪你满头的凌乱，
仿佛，
只有少年，
才有的脸轻轻狂。
那时不知道，
生活就像这身粗糙的树皮，
在岁月里，
留下的满是痕迹。

听老人说，
你在树下等那只远去南洋的船，
已经足足等了一个世纪。
风里雨里，
你依然守望。
因为你相信，
每天，
海上漂过来很多船，
总有一只，
会来接你，
从此心安。

时间煮雨，
有多少等待，
就有多少别离。
你枯瘦的身躯，
在风里浪里，
饱受委屈，
可是你愿意。
你说，别离，
是为了更好的相聚。
你的善良，你的痴情，
不是什么壮举，
却创造了一个传奇。

偶然一次

■ 孙文波

春节回老家，一次次聚会，
与朋友们在饭馆在酒吧。
他发现虽然是吃，内容总在变化，
犹如街上流行的服饰，今年与去年不同。
让他惊讶的是吃饭的场合
越来越高级。有一次去的地方，
五层楼全是包间，豪华的装修。
吃饭就像举行神秘舞会。
席间他的朋友，朋友的朋友，气定神闲，
使他知道这种场合他们早已熟悉。
相比之下他平时的日子就像
停摆的钟。尽管那是他主动的选择。
还是影响了他的情绪。
使他在昂贵菜肴前失去味口，
只是机械地在朋友的劝告下喝酒，
成为饭桌上唯一醉倒的人。

一株木棉

■ 杨沐

三脚外小树
两脚外灌木
一脚外藤蔓
攀附，搭一个
掩体帐篷

红酒杯的木棉
被海水隔绝
被孤岛孤悬
礁石沙子隔离
被小乔木包围
被灌木团抱
被漫生藤笼罩

唱黎歌的李世香
五十八岁才知
自己的美